



台上台下

常言道: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那些日积月累的练习、幕后策划的付出、彼此包容的默契和临场发挥的机智,让同学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。而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,藏着最真实的成长。同学们每一次谢幕,都是下一次出发的开始,这份热爱与坚持,永远不会退场。

红绸结

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(10)班 尹奎钧

我的手心全是汗,攥着那根被红绸带缠紧的断荆条。台下掌声已经炸开了——演出成功了!

演出快开始时,我站在道具箱旁,摸着荆条下方小桐缠的粉绸带,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。扮演蔣如的小宇凑了过来,不放心地说:“廉将军,待会儿我扶你,可别硬撑啊。”

我刚要笑,“砰”的一声,道具箱被门撞得晃了晃,手里的荆条竟“咔嚓”断了,我的心猛地一紧,后背顿时生出冷汗。

小桐见状,眼眶一红,咬着嘴唇不说话,泪水却悄悄滴落在道具箱上,晕成小小的深色圆点。小宇脸涨得通红,额上冒汗,攥着袖口直跺脚。我盯着断口,手心汗涔涔的,脚趾头直抠鞋底,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。完了,全完了,这可如何是好,距离演出还有两分钟!

突然,我眼角扫到角落的一卷红绸带——这是小桐给荆条缠绸带多备的。我脑子像被闪电击中,扑过去快速拽出红绸带,嘴比脑子快:“用这个缠断裂处,台词到时随机应变。”话一出口,心又悬起来:小宇能接住吗?

没时间了,小桐抹着泪和小宇帮忙,红绸带缠住断口,粉红相间,居然

像朵花。我捧着它,手微微发抖,手心全是汗,腿肚子也打颤。

舞台灯光即将亮起。黑暗里,我攥紧断荆条,咬咬牙:都到这一步了,拼了!心一横,腿肚子反倒不颤了。

聚光灯“唰”地亮起,我深吸一口气,迈着大步走上台,脚步踏在合板上,一下一下,稳稳的。走到“蔣如”面前,我停了停,手心又渗出些汗,然后缓缓单膝跪下,捧起缠着红绸的断荆条,泰然自若道:“蔣大人,路上赶得急,荆条不慎折断,以红绸续之,诚意未减分毫。”

心提到了嗓子眼!小宇顿了顿——那瞬间是那么长,他立刻拱手弯腰,声音带颤却稳稳接住:“廉将军快请起,红绸缠荆条,既见郑重,亦显诚心,真乃至诚也。”我顺着他的手站起,台词像开了闸,又顺又响。台下的掌声涌过来,像春天突然炸开的雷。

幕布缓缓合拢,台下的掌声还在响。小桐跑过来,眼眶还红着,嘴角却翘得老高;小宇拍拍我的肩膀,也咧开了嘴。

我看着断荆条上的红绸结,忽然明白:负荆请罪的真意,是敢于面对意外的那颗心。

指导教师:王映心

“名角”诞生记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六年(11)班 于沛莹

“咔嚓——”我手里的胡叉断了,叉头像土豆般骨碌到舞台边。

台下刚才笑成一团的同学们,瞬间惊得张大了嘴。演猪的小胖愣在原地,连跑都忘了。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完了,排练两周的课本剧《少年闰土》,关键时刻竟掉链子!

其实这把叉子是体育老师用拖把棍削的。小胖昨天拽着叉头转圈,还挑衅:“这叉子,真猪来了也插不穿。”我白他一眼:“你算哪门子猪?到时能演得像就不错了。”他一惊,又转了三圈,估计那时叉头就松了。班主任提醒演出别出岔子,我拍着胸脯保证:“稳得很!”

台下响起“嗡嗡”声。我攥着没了叉头的木棍,手心全是汗。按剧本,我该大喊“看叉”,追着小胖满台跑。可叉头没了,怎么办?

电光石火间,我灵光一闪:“哎哟喂!”我甩着胳膊大叫,“这猪劲儿也太大了吧,把叉子撞折了!”边喊边揉手腕,装出被震麻的样子。

小胖愣了半秒,眼睛一亮,心领神会。他“扑通”趴地上,撅着屁股扑腾,还扭头做个鬼脸:“来呀,叉都没了,看你拿什么抓我,空手来啊!”台

下笑声一片。我撸起袖子大吼:“往哪儿跑?让你尝尝断叉神功!”举起半截木棍虚晃一下,拔腿就追。

这下热闹了!我俩在“瓜田”里你追我赶,他钻桌底,我绕圈堵;他蹲躲瓜藤,我假装被绊跟头。小胖边跑边“吱吱吱”学猪叫,我气喘吁吁喊:“好个小贼,看叉!”拿断棍朝他屁股一戳,他“哎哟”一声,捂着屁股蹿得更高了。

没想到他一转身,捡起个道具西瓜朝我扔过来——当然软绵绵的。我偏头躲过,大笑:“嘿,还敢还手,不知死到临头!”台下开始有同学叫好。

眼看他要钻出“瓜田”,我一个虎扑揪住他衣角,骑他背上,得意地喊:“跑啊,你再跑啊!”小胖趴在地上,连声求饶:“好汉饶命!我再也不敢偷瓜了……”然后轻声对我说,“你轻点,腰快断了。”

鞠躬谢幕时,台下掌声雷动。我弯腰捡起那叉头,小胖凑过来说:“你这叉断得真是时候,比剧本还精彩。”

回班里的路上,有同学冲我喊:“嘿,那个就是刚才演闰土的!”没想到,我因为一把断叉,反倒成了“名角”。

指导教师:厚玉莲



杨丽莉绘

海棠花下那一步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

四年(11)班 田可心

“听不见啦!”上周末晚上,在民园广场的露天诵读会上,妈妈朗诵刚开个头,台下就有个小朋友扯着嗓子喊。

妈妈手里的话筒彻底哑了,她按了几下开关,只传出刺耳的“滋啦”声。我的手在口袋里悄悄攥紧了几片软软的海棠花瓣,那是登台前飘进我领口、被我偷偷塞进口袋的。我往前迈了一步,鞋尖蹭到了台上飘落的一片粉白花瓣。春风从幕布的缝隙钻进来,裹着整条街的海棠香。

半个月前,我连这一步都不敢迈。妈妈拉着我报名了这次亲子诵读会,让我和她一起朗诵朱自清的《春》。可自从上次在社区读书会上,我读错一个字被大家哄笑后,就再也不敢上台了。妈妈没有强迫我,她只让我接最后几句。

每天晚饭后,我就躲到阳台,对着花瓶里的海棠枝背诵。这花枝是妈妈从大理道捡回来的,粉白的花瓣挨挨挤挤。我把每一个字轻轻吹向花瓣,看它会不会随着我的气息轻轻晃动。

妈妈要朗诵的大段内容,我其实也悄悄背熟了。家里的橘猫跳上花盆蹲在旁边,成了我唯一的小听众。几个夜晚,花香柔柔的,那些字字句句好像不是背出来的,而是从心里轻轻呼出来的。

可现场,妈妈的话筒却坏了,台下人群开始窸窸窣窣地骚动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,那些对着花枝朗读的夜晚全涌了上来,全篇一字一句清晰浮现在脑子里。

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备用小话筒,从头开始大声朗诵:“盼望着,盼望着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……”

我的声音开始像风琴线,颤颤的,可读着读着,眼前不再是刺眼的灯光,而是阳台上那枝静静听我朗诵的海棠。晚风再次拂过,带来更浓郁的花香,我的声音忽然不再发颤。

妈妈悄悄移到我身侧,用口型默默为我提词,眼里含着亮闪闪的笑意。我朗诵完最后一句,台下静了一瞬,随后掌声像潮水般涌了过来。

妈妈紧紧搂着我走下台,她变魔术似的,从掌心托出一片完整的海棠瓣,放到我汗湿的手心上:“刚在台边捡的。”她的眼圈红红的。

我把鞋尖蹭到的那一片花瓣也捡起来,一起小心地收藏好。忽然我懂了:勇敢不是从来不害怕,而是就算心里在发抖,也敢往前迈那一步。

指导教师:周玉荣

最佳搭档

和平区新星小学

五年(6)班 彭弈鸣

“第一名,《景阳冈》!”上周一,班里举行课本剧汇演,主持人宣布结果的话音刚落,全班掌声雷动。

我和同伴自豪地站在讲台上,班主任给我颁奖时问:“演得不错啊,有什么秘诀吗?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着挠了挠头。

半个月前的周末傍晚,我在家里攥着剧本急得团团转——明天彩排,演武松的同学总放我鸽子。突然,我盯上了正在炒菜的妈妈。

“您能帮我搭个戏吗?演武松!”妈妈一听,铲子一抖:“啥,让我演武松?你妈我连广场舞都不好意思跳。”在我软磨硬泡下,她才松口:“行,吃完晚饭,就配合演三遍。”

开始,妈妈既面无表情,也毫无语气,软绵绵地说:“店家,拿酒来。”我急得跺脚:“武松是打虎英雄,您这气势连猫都吓不跑。”妈妈深吸一口气,猛地一拍桌子,大喝一声:“店家,拿酒来!”醋瓶都蹦了起来,我兴奋得直拍手。

可第二遍演到一半,妈妈把碗一推:“不演了,这白开水喝得我直打嗝。”我一把揪住她的围裙:“您不帮我,到时我真演砸了。”妈妈看着我可怜巴巴的我,叹了口气:“最后一碗,喝完我真不配合了。”

第三碗,妈妈仰头灌下,刚放下碗,一个惊天动地的嗝冲出来,“嗝!”她愣了两秒,忽然一拍桌子,“店家,你这酒,后劲儿怎么这么大?”

我顿时傻了,剧本里没这句啊,可嘴巴却鬼使神差接上了:“客……客官,小店的酒绝对正宗。”妈妈摇摇晃晃揪住我的衣领:“正宗?那你怎么自己不喝一杯?”说完端起碗就往我嘴里送。我吓得往后缩,她却笑得前仰后合,眼里闪着狡黠的光——原来是故意的!

说好的三遍,妈妈硬是配合我演了十多遍。每演到“再筛一碗”,妈妈就真像灌一碗酒。到最后,她撑得走路都打晃。

突然,妈妈披着床单从卧室冲出来,举着扫把:“店家,那老虎在哪儿?我今晚就要上山!”我从椅子上弹起来:“您要干吗?”她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:“喝多了,入戏了,来来来,你当老虎。”

我哭笑不得:“剧本里没这段。”“剧本里也没让你妈喝十碗白开水。”她一挥扫把,“看打!”我抱头在客厅被追了三圈,满屋来回乱窜。

最后妈妈一把按住我,气喘吁吁地说:“记住了,演出时你倒酒,手别抖。”我笑得眼泪直流:“您这哪是演武松,分明是母夜叉孙二娘……”

颁奖的掌声还在持续,可我想起的却是妈妈挺着圆滚滚的肚子,披着床单追着我喊“打虎!”,虽然没有观众,但她是我最好的搭档!

指导教师:李硕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